

山村新人

胡天培
胡天亮



18203

822
4714

山 村 新 人

胡天培 胡天亮

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六五年·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这部长篇小说，写的是河南省一群回乡生产的知識青年和复員軍人，跟当地青年一起，建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丰富多采的斗争生活。

复員軍人李銘山，从革命前輩手里接任了支部書記。他在革命前輩的协助和群众的支持下，率领着一群具有雄心壮志的青年人，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取得了一个接一个的胜利。作品圍繞着救灾、修堤、抗旱、麦收和防洪等一系列事件，对沸腾的山村生活展开了細致的描写，不仅塑造了李銘山这个共产主义新人的光辉形象，同时也表现了这群新型农民改变家乡面貌的豪迈气概。

山村的景色是吸引人的，但山村新人的朝气蓬勃、无坚不摧的革命精神更是令人鼓舞。

山 村 新 人

书号 1839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朝内大街320号)

字数 288,000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 12 $\frac{7}{8}$ 插页 2

1965年4月北京第1版 196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 00001—50000 册 定价 (3) 1.20 元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經售



統一書號：10020·1839

定 价： 1.20 元

故事发生在一九五六年秋天、豫西山区的王庄村。

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，天高气爽。夕阳给山谷、村庄涂上了一层绚丽的色彩。几只苍鹰，绕着山谷，矫健地翱翔着；成群的山雀，欢悦地喧闹着，向着村庄、山林飞去。

秋风飒飒地顺着西山坡吹到谷地里。一座残缺不全的防洪堤，象条受伤的巨蟒似的，傍依着山脚，静静地卧着。

有一个壮年汉子，搀扶着一个老人，爬上了大堤。

壮年人四十五岁上下，宽肩膀，圆脸盘，突起的眉骨下，睁着一对圆眼，一脸黑扎扎的连鬓胡子。他一手扶着老人，一手指划着堤下的谷地，脸色很是焦躁。

老人六十多岁了，身体瘦弱，两条弯曲的腿，微微地打着颤。他光着头，穿一身土布衣裳，腰里系一条褪了色的黑布大带子。一看便知，这是个地道的庄稼人。他顺着壮年汉子的手，仔细地打量着堤下的庄稼。

谷地里残留着洪水冲刷过的痕迹，东一道沟沟，西一摊淤沙，地皮上翻卷起网状的硬壳。

豆子已经熟透了，还没有一杈高呢，干枯的棵子上，零零星星地挂着又小又秕的角子；经霜的红薯叶全已发黑，还没有盖严地皮呢，垄子上看不到一点裂纹。

又是一个大歉年呢！老人心情沉重地抓了抓稀拉拉的花白头髮，脸上的皺紋顯得更深了。

看着這淒涼的景象，誰能不焦急呢。他，王寶慶，王莊高級社的黨支部書記兼社長，當然更是難過。他已經臥病半年多了，按照大夫的囑咐，是不許下床的，但他實在忍耐不住了。聽說今年的災情嚴重，他心上一直象掛着一塊鉛。他一定要親眼看看莊稼，別人拗他不過，只得讓他出來。他原說只到村口看看，可是一出村子，就止不住腳了，非要到大堤上看看不可。

老人看了一會兒，回過身對他的助手副書記王寶遠說：

“遠，你們合計過沒有，興許有幾成收？”

“至多不過四成。”副書記粗聲粗氣地說。

“至少呢？得有最壞的打算。”

“不過一二成，唉！”他狠狠地跺了跺腳。

“着急沒有用。咱們該趕緊想法子，不能全指望國家救濟呀。”

“難辦！”副書記一扭脖子，茫然地看着遠處。

自從老社長病重以來，一直是他代理書記。他想到自己的担子是重的，心裡更是煩躁。

“別灰心喪氣，好好跟大伙商量商量吧。”老人很懇切地說。

“七嘴八舌的，說啥的都有，你聽誰的？”他忽地覺得不該說這句話，但也沒法收回了，只好再補充一句：“都是隨便說說，恐怕誰也沒有真動腦筋。”

老人是了解他的助手的，他正在急頭上，既不會認真地研究群眾的意見，也不肯接受別人的批評。只能耐心地勸說他。

“好好跟大伙擺擺情況，讓大伙都想辦法。困難大，咱更得依靠群眾。只要群眾一動起來，法子自然會有的。”

尽管老人的口气很平和，也很乐观，但副書記仍然听不进去，他急躁地說：

“我从来也沒說过不依靠群众，可也不能誰的話都听。你看看那些年輕人提的那些算啥意見，非修堤不可！年成这么坏，吃的都沒有，哪有力量修堤呢。他們就光图嘴痛快，也不怕閃舌头！”

自从秋天发生了水灾以后，社員們就議論着救灾的办法。随着秋收的到来，大家看年成太坏，談論得更热火了。有的人提議集体搞副业，有的人主张自己想办法，青年人根据水灾的原因是大堤失修，主张全社动員，咬牙苦干一陣子，加固大堤，彻底根除洪害。贊成这几种意見的人都挺多，社員們当中形成了好几派。这些事情老人早就知道了，但觉着事情很重要，需要大家仔細研究，所以也沒作最后决定。听副書記的口气，知道他不贊成青年人的建議，老人也并不觉得奇怪。

这位副書記，虽然为人很直爽，工作很积极，但他和同志們、特别是和青年干部們的关系不大融洽，他嫌青年人不穩当，办事不牢靠，对他們的意見总不願意認真考虑。青年人认为他思想保守，工作方法簡單、生硬，对他也不够尊重。

老人看副書記的情緒平靜了些，溫和地劝說道：

“咱庄确实得有个可靠的大堤，你可別把話說死，以后咱得好好合計。年輕人經過的世面少，有时考虑事情不那么全面，可他們有这股热情就好，只要咱們好好拉扯他們，都会成为好干部、好社員的。”

“可在他們沒成为好干部、好社員以前，咱也不能随便輕信他們。咱得为大伙、为全社千把口子人着想。”他歪着头看着谷地，脖子裡的青筋冒多高。

看着他那固执的样子，老人知道要当下說服他，是不可能的；想批評他几句，他一定不肯接受；放过去不管吧，更是不妥。他不觉有些着急，許多不愉快的事情一起涌現在眼前。

他們这个座落在深山里的村子，因为人多地少，土质瘠薄，本来就很貧穷，加上連年遭受水旱灾，比起周围的村子，生产、生活都很落后。为这，老人很是不安，他常常自責沒有做好工作，觉着既对不起党的委托，也对不住广大社員的信任。为了尽快改变王庄一穷二白的面貌，他早就注意培养年輕人，想在他們当中选拔一个可靠的接班人，分担一部分領導工作，共同搞好生产。今天面对这严重的灾情，老人的这种心情更加迫切了。

突然一陣冷风吹来，老人不禁打了个寒噤，腿象刀剜一样疼痛，喉嚨里也拉风箱似地打起喘来。他竭力忍耐着，努力使呼吸恢复正常。然后他抬头看着谷地里的庄稼，搔着稀拉拉的花白头发，想着下一步的办法。

黄昏的影子籠罩了山谷，人們都收工了，陆陸續續地向东边村子走去。

就在这时候，一群青年人迎着风向大堤走来。打头的是个年輕姑娘。她身姿矯健，跨步輕捷，俊秀的蛋形脸上，滿浮着笑意，手里握着镰，有节奏地晃动着。风吹乱了她那齐耳的黑发，她敏捷地抿了抿，繼續兴冲冲地向前走来。

青年人紧跟着她，有的还不住地抬头看看堤上的老人，儼然象要去办一件重大事情似的。

他們来到大堤跟前。打头的姑娘，一纵身，燕子似地跳上了堤，其余的人也尾随着登上堤来。

老人只顾专心想主意，也沒有发现他們的到来。

“哎呀大爷！”那女青年惊喜地喊道，“您能出来了！”

“老庆爷，医生不是不让您下床嗎？”

“大爷，您还没好利落，可别累着了。我背您回去吧。”

青年人嚷成一片，有的欢喜，有的担心，闹得站在一旁的副书记，不耐烦地皱起了眉头，他那突起的眉骨越发显得高聳了。

老人看着这群青年人，不觉高兴起来，心里的难过一扫而光，病也好像减轻了大半。

“红英，”老人慈爱地看着那女青年，“你们又是来提建议的吧。好，把你们的办法都说说吧，帮大伙拿拿主意。”

站在外围的副书记，不以为然地把脸扭向一边。

红英在老人跟前一向是全无顾忌的，听着老人这鼓舞的话，心里更是高兴，她欢笑着，响脆地说：

“大爷，您说今年闹灾是为啥？”

“大堤跑了水呗。”

“对！”姑娘晶朗朗地笑了，天真而略带任性地说：“那咱就修堤。”她忽然一转身，挑战似地看着副书记，“遼叔，您说该不该修堤？”她不等副书记回答，又一转身对青年们鼓动地说：“大家说，该不该修堤？”

“该！”

“修大堤。”

“一定得修。”

青年们一齐热烈地响应。

姑娘一甩手，朝副书记走了几步，“遼叔，您和大爷好好商量商量，咱们就修堤吧，我们都不怕累。”她的声调放缓了，但依然是晶朗朗的。

老人笑得更舒畅了，他真为有这个敢说敢干的好侄女感到高兴。但他又觉得姑娘用这种“将军”的办法不太合适，便略带

責備地說：

“紅英——”

紅英好象一点也不理解老人的心意似的，繼續緊盯着副書記問：

“遠叔，您說，您考慮我們的意見不？”

听着姑娘這咄咄逼人的問話，又看着老人那放任的神情，副書記心里更是煩躁。他一擰脖子，指着堤下的庄稼，直冲着紅英說：

“你看都啥年頭啦！”

姑娘一点也不畏惧，“那明年还得挨淹。”說完一板臉，真的生氣了。

“那不成。”

“說啥也得修堤。”

……青年人又嚷成一片。

姑娘忽然嚴肅地說：

“您再不同意，我們可找周書記了。”

副書記又氣又惱，他很想狠狠地教訓紅英一頓，但又找不到有力的話。不知為什麼，他總有些怕這個伶牙俐齒、敢說敢為的遠房侄女。他想馬上就走。忽然，他瞥見了人群里有一個健壯的身影，眼光隨即盯住了那張端端正正的長方形面孔，心里忽地來了勁兒，一拉臉，氣憤地說：

“志成，你瞧瞧你們這些年輕人！你們都是社里的積極分子，你們就這樣胡鬧，群眾該怎么着！”

志成一直站在人群後面。挨了副書記的吵，也沒生氣。他很想為青年們說幾句，但嘴動了動，也沒說出話來。他明白，在這種時候，說也是白說。

老人觉着副書記的話实在太过火了，怎么能这样对待青年人的意見！打算批評他几句吧，又怕当着青年人的面，影响他的威信。他平靜了一下，緩和地說：

“遼，青年人的意見有道理，咱該考虑呀。就是說錯了，也該讲清楚錯在哪里，他們还都是孩子嘛。”

副書記冷靜了些，他也觉着剛才的話有些过分，他低下头，不說話。过了一会儿，轉身下堤走了。

紅英看着副書記走远了，轉身对老社长說：

“大爷，您說大堤該修不該修？”

老人搔了搔头发，疼爱地看着姑娘那期待着回答的眼睛，溫和地笑着說：

“孩子，这是件大事呵，咱今年年成又坏，咱們得好好商量。”

紅英說：“好，你們研究吧。遼叔那样答复，我就不同意。”她說着噘起了小嘴。

老人和气地笑了，說：

“你遼叔看見灾情重，心里不痛快，他脾气又躁，你們得多体谅着他点，有話慢慢跟他說，別动不动就跟他吵架。他的长处还是很多的，为人实在，不怕吃苦，能負責任，为革命辛辛苦苦劳累了十几年，有功劳，你們得尊重他。”

青年人都不說話，靜靜地听着老人的教导。

老人接着說：“你們年輕，有文化，就是摔打得不够，往后得多向老一輩的学着点，站稳咱貧下中农的立場，学好种地本事，把革命担子担起来。”他一个一个地打量着青年人，老眼里閃着殷切的期望。

青年人看着老人那衰老的、飽經风霜的脸，心里充滿了敬愛。

紅英忽然想起了一件事：“聽說銘山哥快回來了，是嗎？”

她一句話勾起了老人一桩心事。今年夏天，他接到侄子的來信，說他秋天要復員回來。從那天起，老人就一直盼望着侄子早日歸來，特別是最近幾天，這種心情更加迫切了。他蹣起腳，仰起頭，向東山口望去，侄子就要從那里回來呵！

青年們攙扶着老人，下了大堤，緩緩地向村子走去。

太陽早已落山了，蒼茫的暮色籠罩了山谷，田野里靜寂無人。老人慢慢地挪動着，他不時地仰起頭，眼巴巴地向東山口張望。

二

夕陽收盡了最後一縷光芒，淡紫色的暮靄從四面山坳里升起，山村的夜晚來臨了。

天空，藍湛湛的，沒有一絲云迹，宛如一幅巨大的錦緞，看着是那麼賞心悅目。

驀地，東方天空跳出了第一顆明星，它金光燦燦，照亮了半個天穹，使得晶藍的夜空更明麗、更動人了。

下工的社員，已陸續回到家里，村街上很少有人走動。到處都很靜謐，只有那搖曳的樹枝，在晚風中發出沙沙的聲響。涼秋的夜晚，多麼柔和可愛呀！

這時，紅英出現在十字路口。她挺着丰满的胸脯，一陣風似地向前走着，齊耳的短发，微微顫動着，勻稱的身段顯得是那麼健美，俊俏的蛋形臉上，浮着淺淺的笑意。

紅英是王庄高級社的會計。

她前年初中毕业，在学校里就是个老师喜爱的好学生。

課堂上，她那长长的睫毛不住地眨动着，大眼睛紧盯着老师，旁边无论发生了什么事，都不能惊动她。她争取当堂记住老师讲的每一个定理和公式。因为課听得好，課下稍微翻一翻书，就可以做作业了。她做作业又快又准确，尤其是那些几何题，有些同学吭吭哧哧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，还設不上一条补助綫，可她稍微一想，用不了三五分钟，就清清楚楚地写出了证明。

从来没人見她开过夜車，也没人見她中午做过作业，可她每次測驗成績都是优秀。就是連突然提問也不例外，她从来没有失常过。

課外活动开始了，她总是嘻笑着跑到操場上，和男孩子們一块跑、跳、托排球、打籃球，甚至連双杠、单杠这些女孩子不大敢玩的器械，她也敢来两下子。她朗朗地笑着，清脆地喊着，俊俏的脸蛋涨得通紅。

干起活来，許多男同学都比不过她。在毒日头下，割麦、装车，汗如水洗，夏衣紧紧貼在身上；迎着凜冽的寒风，踏着积雪，挑土，推車，揮汗如雨，气喘吁吁。劳累一点也征服不了她。只要她在，就可以听到銀鈴似的笑声、欢乐的歌声。

前年初中毕业后，她响应党的号召，回村参加了农业生产。

紅英一回到家，立刻要求学农活，爹爹教她拿虫、除草、鋤地。一天，她忽然要学犁地。

叔叔大爷們都很惊讶。

有的人甚至还嘲笑地說：

“沒过門的大閨女，撅着屁股犁地，那是啥样子！”

爹爹也觉得女儿的要求出格了：

“英呐，鋤鋤地还成，犁地可不是你閨女家干的。”

紅英抿着嘴，不滿地看着爹爹，過了半晌，說：

“爹，你也这么保守啊，人家早就有女的开拖拉机啦。你不教，我就跟别人学。”

爹爹眼睛清亮了，脸也微微紅了，他答应教女儿学犁地。

三天以后，紅英便成了这一带山区的第一个女犁手。

紅英热爱家乡，热爱农业，她相信家乡会在自己这一辈人手里富裕起来。但因为过于凭感情用事，她对許多事情都看不慣，觉得一切都不象自己想象的那样美好。她不滿意，有时甚至鬧情緒，常常弄得副書記不能安靜。

紅英进了北大街，向前走了几步，然后一拐一抹，来到一个小門楼前。

砰砰砰，她一边敲門，一边叫喊：

“慧芸——，快开門。”

砰砰砰，她又敲了几下。

过了片刻，里面传出一个少女的声音：“哎——，你等会儿，我擦擦手就去。”語調清脆而柔和。

“快快快，怎么老叫人家等着。看，天黑下来了。”她不自觉地抬起头来。

門楼上爬滿了秋眉豆，在薄暗的暮靄中，在綠叶的簇拥下，那紫里透紅的花朵，半合半放着，低垂着头，水灵灵的，看着是那么秀气、溫柔。

沙沙沙，院子里传来一陣細碎的脚步声。

吱——扭，門輕輕地开了，一个少女探出头来。

这是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，清秀的脸上流露着稚气，修长的眉毛下嵌着一双深沉的大眼睛，好看的小嘴微微地合着。她輕輕一笑，嘴边堆起两个动人的酒窝。

“走！”紅英命令似地說，“銘山哥回來了，看看他去。”

“噢，就是那個當解放軍的吧。”慧芸驚喜地說，她羞澀地笑了，扭了扭身子，“人家還沒涮完碗呢。”

“回來再涮也不晚。”紅英不容分說地拉着人家就走。

慧芸掙脫了紅英的手，低頭看了看身上，皺起眉來說：

“看人家這一身！”

“快走吧，小姐，又不是去相女婿。”

慧芸的臉一下子紅到耳根。但她還是拍了拍身上的浮土，又捋了捋那雙粗大的辮子。

當紅英、慧芸來到老社長家的时候，院子里已站着好些人，堂屋里灯光通明，坐滿了男女老少，有說有笑，很是熱鬧。

紅英徑直往堂屋里走去，慧芸忙拉住了她。她們走到東窗戶下。透過窗格，看見當門灯光下，坐着一個英武的青年軍人，長圓臉，高鼻梁，飽滿堅實的前額上，閃着晶亮的光，濃黑的臥蚕眉下，那雙又深又大、湖水似的眼睛里，隱隱地閃着安靜的、幽幽的光輝，嘴角上清晰地刻着兩條細紋，挂着自然的微笑。他穩穩地坐着，平靜地听着人們的講話。

天福老夫婦緊靠着他坐着。老头子拍着他的肩說：

“長成大人啦，這身子骨還象你爹呀。”

老太婆也笑眯眯地說：

“臉面頭可象他娘哩，你看多沉穩。”

銘山看着老人，說：

“你們老人家越活越壯實，比我在家里時還硬朗哩。”聲音里帶着鋼質，說得是那麼自然，平靜中不乏熱情。

“心里痛快啣！”老头子捋着大胡子，得意地笑了，“聽說你不

走了，真的嗎？”

“是。”銘山很沉靜地点了點頭，微笑着說，“你們老人家都上歲數啦，該我們接接班了。”

“不走啦！”紅英把臉轉向女伴，歡聲地說。她心里喜歡得了不得，小跑似地走到門口，很想進去，可慧芸又拉住了她。

“你看里面人多少，咱就在外面吧。”她踮起腳尖向里面瞥了一眼。

屋里屋外的空气活跃起来，外面的人紛紛涌进屋子，里面的人更向銘山圍攏去。

几个小伙子齐声喊道：“欢迎，欢迎！”有的說：“做咱們的民兵隊長吧。”有的說：“到俺隊干活吧。”

一群姑娘站在西間格子門口，窃窃私語着，彼此推搡着，嗤嗤地笑着，有的还不时地拿眼睛溜溜銘山。

銘山照样稳稳地坐着，嘴角上挂着自然的笑意。

老社长今晚特別高兴，脸上的皺紋也舒展开了，病好象減輕了大半，他微笑着說：

“回来的好，回来的好。往后好好跟叔叔大爷学庄稼活，帮助把咱的社办好。”

一个很精明的老头說：“你在外面干得不錯呵，为咱王庄爭了不少光。”他就是紅英爹，人家都叫他老祥头。他抬头看看后牆上几张耀眼的奖状，眼里閃着贊許的光。

銘山还是自然地微笑着：“沒啥。”

“都是咱王庄的风水好。”天福奶奶插了一句，說完自己也抿着嘴笑了。

“啥风水不风水，还是老脑筋。”一个吱啦啦的声音。說話的是个矮个、圓臉、薄嘴唇的姑娘。“都是党的培养嘛，哪有风水那

一說。”

“嗨！要露一鼻子呵。”一个喜眉笑眼的小伙打趣地說，他也了那姑娘一眼，調皮地眨了眨眼睛。

銘山端詳着他們两个，問：

“这两个是誰哎，我怎么认不出来？”

老祥头介紹着：“姑娘是你昆哥跟前的，叫桂花；那个是你老麦哥家第三的，叫运良。”

“唔，都长这么大啦，我走的时候还是小孩子呢。”

“你才比誰大几岁，那时候你不也是个半大概子。”桂花說着仰头咯咯地笑起来。

人們也都跟着笑了，屋子里乱哄哄的。

銘山倒象沒感到什么意外，他嘴角上照旧挂着淡淡的笑意，不动声色地打量着两个年輕人。

哄笑平息以后，天福奶奶看着銘山，笑咪咪地問：

“离家几年啦？”

銘山肯定地回答：“再过四天，就八年零两个月了。”

“你多大了？二十好几了吧。”天福老汉笑哈哈地問。

銘山簡爽地回答：“上月初五滿二十六。”

“成家沒有？”老奶奶滿有兴致地問。

銘山嘴角的笑紋漾开来，大大方方地說：

“还没有，当兵的不讲这个。”

姑娘們都靜了下来，过了片刻，又掀起一陣輕微的騷动，有的眼里閃着淘气的光，大胆地看着銘山，有的含羞地低下了头。

紅英往后退了一步，轉过脸对慧芸笑了笑。慧芸滿面緋紅。

等屋子里重新靜下来以后，老祥头很正經地說：

“銘山呐，你看咱村的变化大不？”